

<<春在堂随笔>>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春在堂随笔>>

13位ISBN编号：9787538259056

10位ISBN编号：7538259058

出版时间：2001-2

出版时间：辽宁教育出版社

作者：俞樾

页数：151

字数：114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春在堂随笔>>

内容概要

《春在堂随笔》所记内容，十分广博，既有学术考证、诗文杂录，又有民情的记载，时政的议论。俞樾治学，不限于书面文献材料，很注意用石刻资料作广泛的论证，如卷二有记泊江余姚所出一汉碑，来考证古代经、克之文；另一则记绍兴禹穴的石刻，与王昶《金石萃编》、阮元《两浙金石录》互证。

卷七有记龙洲所存韩愈《偃王庙碑》拓本残文，与清刻韩愈文集相校，辨其异同。

民卷有一则记所得明人文集抄本《殷无美文稿》，以此订补《明史》有关的传与表之史实。

卷九又据明人《况太守集》，补《明史·况钟传》事迹。

俞樾有经学根底，又博涉群书，善于志疑，启人思考。

如卷九有一条引《太平广记》释苏轼诗，并纠正元人李治《敬斋古今注》及清人翁方纲《苏诗补注》之误。

卷十有一条考述黄牛庙与黄陵庙之别，并辨世传诸葛亮所作《黄牛庙碑》之伪。

<<春在堂随笔>>

作者简介

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清末著名经学家，所著的文字训诂方面的代表作对当时及后世颇有影响。
俞樾治学，不限于书面文献材料，很注意用石刻资料作广泛的论证，经学功底再加上博涉群书，是一般拘守儒家经书的士人所不能做到的。

<<春在堂随笔>>

书籍目录

春在堂随笔一春在堂随笔二春在堂随笔三春在堂随笔四春在堂随笔五春在堂随笔六春在堂随笔七春在堂随笔八春在堂随笔九春在堂随笔十

<<春在堂随笔>>

章节摘录

余既得《三老碑》拓本，未数月，即有以周君清泉释文题跋见示，其所释与余微有异同。

三老讳通，字少父，少作小。

母讳捐字口君，君上是“谒”字。

次子盈，“盈”作“盆”。

次子士曰元士，“士”字均作“土”。

子女曰无名，“无”作“元”。

汁稽履化。

化作“仁”。

贵所出口及口，“出”下是“严”字，“及”下是“焦”字。

敬晓末孙口副祖德焉，“孙”下作“*”字，注曰疑古莫字。

因附于此，俾览者详焉。

余自浙入闽，行经福鼎县境，见一岭上有马仙娘庙，不知何神也。

及检《福宁府志》，乃有二说。

《方外志》云，马真人，温麻里马氏女也，乾符中入昆田山炼丹仙去，今丹井臼尚存。

又《外纪》云，寿邑有马仙者，相传江南人，女随父宦来闽，抵寿，年甫十八，死于鸬鹚村，乡人庙祀之，祈祷辄应。

倭寇寿城，黄昏时忽见旗帜，仿佛有女将率兵至，倭骇甚，遁去。

此二说者未详孰是。

壬甫兄云是必一人，而传者异其词。

杨石泉中丞偶得沈端恪年谱四卷，其书乃未定稿本，属余写定，因于吴下寓庐校读一过，付钞胥写之，仍为四卷。

端恪名近思，字位山，仁和五杭村人。

始为僧于灵隐寺，后入钱唐县学，仕至左都御史，赠礼部尚书，葬吾湖归安之埭溪。

声安朱文端公表其墓曰“理学名臣”，亦康熙、雍正间一时人望也。

余乙巳春计偕北上，车行失道，露宿黄河之堤，作诗纪事，中有云：“窃思河出昆仑墟，其势定可吞埭垓。

何乃千里一曲直，如汞泻地往复回。

必有大山当其冲，约束河伯难为灾。

河图龙象纵荒诞，非等方士夸蓬莱。

一曲规山二精石，地肩地腹皆可推。

神禹龙门费穿凿，已令万古惊奇侏。

何如于此凿混沌，洪流放出如奔雷。

不入龙门走沧海，一线直撼金银台。

中原从此失河患，方梁石洫何有哉”，云云。

诗载《春在堂诗编》二。

后读《汉书·沟洫志》云：“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东北高而西南下也，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

”袁随园纪游册，乃其玄孙润字泽民所藏，介沈旭初观察携来乞题诗。

展卷，第一册即云“二月初七日午刻同霞裳下船”，不书某年，计其程则自金陵启行，由苏而杭，而回金陵，计其日则自二月初七至五月二十四，凡一百一十余日，此一役也。

又云“乙卯年往如皋”，笔记二月初一日启行，至二十九日至仪征而止。

又云“闰二月往杭”，笔记则初八日启行，自苏、杭，至浙东，于五月二十七日回家。

此皆乙卯年事，又一役也。

乙卯为乾隆六十年，检万年书，是年闰二月，与所纪符。

先生时年八十矣。

<<春在堂随笔>>

其前所纪自金陵至苏、杭，必是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岁之事。

检万年书，是年二月小，三月小，亦与所纪相符。

先生时年七十九，盖世俗祝寿必于逢九、逢十之年，先生两年出游，皆为避寿计。

其中载一诗云：“到处探奇逢地主，避人作寿走天涯。

”是其证也。

论及学问者止有两条，一云：“论诗必宗唐，犹讲学必宗宋，然学唐而得其皮毛，学宋而流于迂腐，似觉无味，而流弊甚大矣。

”又云：“圣门四科兼收，而宋人只晓德行一科，此人材所以废败也。

”此外无非记与友朋往返及寻山问水访美论诗而已，所到之处，大家闺阁以及风尘中人，各有晶评，乃至慈溪县中偕牙役至管押处看所押之二妓，则未免太不自重矣。

又载刘霞裳妻曹氏脸盘好，眉目秀，惜肌肤非玉雪，手爪欠青葱，只算六七分。

余在都下，有以海昌小桃源朱氏三世九节征诗者，曰诸生济任妻查，曰廩生济时妻李，曰廷校妻潘，曰诸生廷植妻褚，曰诸生廷彬妻金，曰浩然妻杨，曰监生荣业妻吴，曰始然妻查，曰礼然妻董。

济任、济时为一世，廷校、廷植、廷彬为一世，浩然、荣业、始然、礼然为一世。

余率题一诗而归之，不存于集，姑记于此，诗云：“软红十丈正茫茫，展卷欣看冰雪光。

一发千钧宗系事，九人三世妇姑行。

小桃源派传遗泽，古柏舟诗贡朝堂。

愧我衰残称旧史，不堪彤管写幽芳。

”王介艇编修廉宋，孟芳主事淑信，皆余视学河南所得士，闻余来京师，谋招饮于嵩云草堂。

余自戊寅以来，不赴宴会，于今九年矣，因谢不往。

而问嵩云草堂筑自何年，在于何地，乃知同治间毛旭初尚书、袁小坞侍郎于炸子桥松筠庵对门购地筑屋，小有亭榭，杂蒔花木，为伺乡诸君燕息之所。

两公皆中州人，故以嵩云名其堂。

此堂甫成，而两公先后归道山，竟不及一日觴咏于其中，于是中州诸君咸谓松筠庵为杨忠愍故宅。

今于其对门筑嵩云草堂，大书“嵩”字榜之门楣。

忠愍有知，必当痛恨，宜斯堂之不利也。

草堂之上本奉岳忠武栗主，盖沿京师会馆之例，各祀其乡之先贤也。

乃撤去“嵩云草堂”额，改题“岳忠武祠”。

然知者尚罕，凡有雅集，仍书故名，但易“嵩”字为“崧”字耳。

余谓此事极可笑。

两公之逝，会逢其遗，岂忠愍为之也。

且据吾乡戴蕨塘先生《藤阴杂记》，盲松筠庵塑幞头神像，相传为城隍神，杨给谏寿楠、李都谏融视城，访知为杨忠愍故宅。

其时曹宗丞学闵、阮司寇葵生、郑侍御澄倡议鼎新，榜曰忠愍，故宅仍号松筠，而渔洋集中筠作云，并未指为忠愍故宅。

然则松筠庵是否忠愍旧迹，亦未可知。

姑记其事，为京师一故事耳。

王渔洋《香祖笔记》言京朝官三品以上在京，乘四人肩舆，舆前藤棍双引喝道；四品官自金都御史以下，止乘二人肩舆，单引喝道。

按此可见国初京朝官威仪之盛。

余道光中入都，尚书以上犹无不肩舆者，至光绪丙戌。

余送孙儿陞云入都会试，相国张子青、尚书徐荫轩见访寓庐，皆乘四人肩舆，然时谓汉人肩舆止此一顶半而已。

所以云半顶者，以荫轩尚书乃汉军，不纯乎汉也。

后闻潘伯寅、许星叔两尚书皆乘肩舆，则余已出京矣。

潘伯寅尚书以所刻沈钦韩文起《范石湖诗集注》见赠，内有摘用事之误者两条，其《再用乙未元

<<春在堂随笔>>

日韵》诗“一梦微官陪蟹飞”，注引《释虫》云：“蟹，飞蚁，郭云有翅，然则飞字连下读，今云蟹飞，得无误读邪？”又《晚归石湖》诗“年来新著惰游冠”，注引《礼记》玉藻垂矮五寸惰游之士也。然彼惰游，乃谓罢民，非倦游意也。

余谓蟹飞尚止误读，惰游乃并误解，诗人不通经义，由来久矣。

光绪丙戌会试，有河南人白焯者成进士。

余初不知其人，宋孟芳户部来言，此人亦余视学河南时取入学者也。

其入学在咸丰丙辰，年三十。

年来困守一衿，未有寸进，至前年科试在高等饬于庠，去年登贤书，今年遂联捷，亦士之晚成者也。

余心识之，已而廖仲仙阁学来见，时新进士覆试，仲山与阅卷之役，余问曰：“焯考列何处？”曰：“三等之末。

”问：“何以致此？”以诗出韵故。

诗题为“流水无声入稻田”，得声字，白诗用红字入韵，故抑置末名。

及进呈，政府诸公以非寻常小疵，宜停殿试一科，而皇太后以三等向无停科者，准其一体殿试，诚宽典也。

已而朝考，后引见，竟得以知县即用，此君可谓大幸矣，疑其尚有后福也。

红字与八庚韵，字迥不相似，岂其人读红字似衡字欤？闻从前有安徽举人覆试，诗题得春字，而其人全用二冬韵，余谓其人必读春字如冲字也。

宋陈鹄《耆旧续闻》云：“闽人以高为歌，真宗朝试《天德清明赋》，有闽士破题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

’考官闽人，遂中选。

”然则方音误韵，古固有之，不足为斯人病矣。

《搜神记》载吴时有徐光者，尝行术于市里，从人乞瓜，其主勿与，便从索瓣杖地种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实，乃取食之，因赐观者，鬻者反视所出卖，皆亡耗矣。

按蒲留仙《聊斋志异》有术人种桃事，即本此，乃知小说家多依仿古事而为之也。

樗蒲古制，久失其传。

宋程大昌《演繁露》言之最详，其略云：古惟斯木为子，一具五子，故名五木。

后世转而用石、用玉、用象、用骨，故列子谓之投琼，律文谓之出玫。

唐世则镂骨为窍，朱墨杂涂，数以为采，亦有取相思红子纳置窍中，使其色明艳。

温飞卿艳词曰：“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也无。

”字直为骰，不复为投，其体制与用木时异。

方其用木也，五子之形，两头尖锐，中间平广，状似今之杏仁。

一子两面，一面涂黑，黑之上画牛犊，一面涂白，白之上画雉。

凡投子者，五皆现黑，则其名卢，卢者黑也，此为最高之采。

按木而掷，往往叱喝，使致其极，亦名呼卢也。

其次五子四黑而一白，则是四犊一雉，其采名雉，用以比卢降一等矣。

至骰子之制，则有六面，是裁去五木，两头尖锐，而蹙长为方，既有六面，又著六数，不比五木但有白黑两面矣。

以上并程氏之说。

余谓卢者五子皆黑也，雉者五子皆白也。

纯黑纯白，皆为高采。

白虽逊黑，然五子皆白，亦为得采，与他色异。

《晋书·刘毅传》，毅掷得雉，大喜，褰衣绕床，叫谓同坐曰：“非不能卢，不事此耳！”盖毅所掷五子皆白，亦为难遇，使无得卢者，则毅已独胜，故以此自喜。

然以五白究不如五黑，故又云“非不能卢，不事此也”，姑为大言以自快也。

刘裕恶之，因授五木久之，曰：“老兄试为卿答。

”既而四子皆黑，其一子转跃未定，裕厉声喝之，即成卢焉。

此则得五黑，胜于毅之五白矣。

<<春在堂随笔>>

故毅意不快，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见借也。”

程氏说五木之制甚详，但谓五子四黑一白为雉，则殊失之。

老杜《今夕行》曰：“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臬卢。”

此正用刘毅传语，然则雉之为五白，唐人犹知之也。

程氏误以四黑一白为雉，转疑杜诗为误，何哉？程氏又谓臬采甚低，非卢比也，老杜概言臬卢，未详。余谓此亦不然。

邓艾曰：“六博得臬者胜。”

窃疑臬即卢也。

盖五黑五白同为胜采，而卢实胜于雉，故得卢者谓之臬，以别于雉，杜诗正得其义。

韩子曰：“儒何以不好博？胜者必杀臬。”

是杀其所贵也。

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博。

程氏据此证臬采甚低。

余谓杀臬之制不可知，惟韩子明言为所贵，而儒者并以杀之为非义，则臬在诸色中为尊无二上可知，程氏之说误也。

宋张端义《贵耳集》引五本经注，则云雉为二，臬为六，卢为四。

又按杜诗“呼五白”，本于楚辞《招魂》篇，其文云：“成臬而牟，呼五白些。”

二语不得其解，疑两家皆得臬则谓之牟，牟之言齐等也。

齐等无以制胜，必得雉以助之。

王逸注曰：“言已棋已臬，当成牟胜射，张食棋下屈于兆，故呼五白，以助投也。”

语亦不可解。

然呼五白以助投，则语可明白。

盖卢、雉同为胜采，若一家得卢，又得雉，则臬亦不能胜之矣。

古所谓杀臬者，或即指此。

陆放翁诗“呼卢喝雉连朝暮”，卢固可呼，雉亦非竟不足喝也。

唐李肇《国史补》云：洛阳令崔师本好为古之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关人执六马，其骰五枚，分上为黑，下为白。

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

擲之全黑者为卢，其采十六，二雉三黑为雉，其采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采十，全白为白，其采八

。

四者贵采也，开为十二，塞为十一，塔为五，秃为四，擲为三，臬为二，六者杂采也。

贵采得连擲，得打马，得过关，余采则否。

新加进九、退六两采。

按崔师本之说，未知果为古法否。

然臬采甚低，恐于古未必合也。

<<春在堂随笔>>

编辑推荐

一部包含有学术考证、诗文杂录，以及民情记载、时政议论的综合随笔录。
一共十篇随笔，取身边事，状眼前景，抒心中意，无所不录，无所不谈，可谓散淡、简捷的"原生态呈示"，充满生活气息、人生智慧。

<<春在堂随笔>>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